

新編野史

卷之四

東方先生
著
野
史
記

第七十一回 看壁詞痴人入化 談天性快女驚心

隨氏驚疑了一會悄悄的關了紗窗脫衣上牀假作驚醒連連喊了環進房間老爺到那裡去老爺不在牀上了環都吃一驚舒着大蠟客處照着隨氏光身搭拉着一条裤子同着我尋復至裡房并院子夾街翻天的尋覓不見縱影隨氏盤問了環房門扣搭了環道昨日關房門出去是搭好扣搭的方纔來開仍是搭好現在各處窗櫺及縫房門俱是扣搭好的這老爺何處出去隨氏哭道若老爺不是我只好上吊的了了環聽說一齊害怕登時哭哭啼隨氏穿了衣服又到了環房裡搜尋一遍少翻起地皮忙叫了環去敲門報信爺大桃見隨氏着急口待尋死悄悄吩咐堅守着爺若放他死了衙門便都没命同着大了環慌去打門裡面的人皆因連日辛苦睡死了去那裡聽見大桃口得尋塊石頭敲撞口得接應進去又全連裤子也不及穿靴子鞋兜裏着一件皮衣飛奔回房查究隨氏滿眼挂看涕泪告訴又全說是好好抱着老爺同睡的夢醒轉來就不見了老爺慌忙喊呼了環進房各處找到又个縱影又全了環將隨氏剥去衣服跪在地下跪道罵隨氏道你這沒良心的奴才你還想性命嗎這樣一個仙人你放他去悞我大事侍我審問明白持尖刀挑出你那黑心來看是怎樣生着的我把你那樣看待你被他食快活了就顧他不顧我嗎隨氏發抖痛哭道受爺箇百般伏侍老爺又全怪嘯道什麼老爺我貪着他精好常要受用他的總是這般待他他這樣沒良心的串通着你逃走這是什麼老爺先生的撤盡聲壓隨氏道百般伏侍原圖他死心塌地補益老爺的精神奴也是個人也有靈性豈不知道爺的法度口因敢放走他奴若貪圖快活還肯放走他又不同他逃走在這裡受爺的法度口因他口口感念着爺的恩德手腳又不能行動奴纔放心溫養着他夜裡好好的抱着他睡覺忽然做夢那算命的就像仙人打扮囁咐着奴說是王帝召他去不能擔擋教奴轉謝着爺說将来還要送仙丹來他沒說完就踏着一朵雲飛上去奴嚇醒轉來牀上空空已无踪跡了連忙喊醒了環進來各處照着連牀底箱縕小院夾街沒一處不尋到口少翻地皮各處天柵窗櫺又都關好房門又是關的了環進來說是扣搭好的奴又到了環房裡翻一个遍總房門院門又都關好不知是怎样變化出去的急得督待上吊生的被了頭守住了奴若有一點反心爺便碎了奴也死而无怨此時各房娘娘丫鬟僕婢一已擠滿一房都替隨氏擰了兩把汗又全吩咐掃過三个了環剝去衣襟赤條條的跪下喝道你們是昨晚是怎麼時候睡覺院門房門可曾關扣好的那算命的可在牀上後衆如何知道他逃走你們起來這院門房門是關的關的那算命的日間可曾下牀動過逐一從寢說未敢扯一句謊就立劈了你三个了環一齊大着道昨日一更多天睡覺經房門院門是先關好的房門是大桃扣好的那時娘合算命的俱睡在牀上半夜裡娘怪叫喚起來了環們進去房門還是扣好的算命的不知那裡去了娘光着身搭拉着一条裤子下牀合了環遍處尋到刮除地皮又翻起各處的窗櫺門戶都是門搭好的算命的從沒下牀過娘又到了環房裡搜尋又口除地皮又翻起連那算命的滿總是大桃合着雞巴的吃的娘哭着口待上吊是大桃叫小了環看着不敢進來敲門報信外面的門又都是關好的不知算命的從那裡出去又全靠在椅上暗想道這真不

像是隨氏放走各姨，說莫非真會變化。又全沉吟一會，忽然想起，忙着人去店中，從師弟却值店家來報，徒弟弟於夜裡在逃，不知去向。又全愈加疑惑，查問外面門戶，可曾開動自己走出院去，四面觀望見，捨月正齊牆頭，並無痕迹。須臾外邊回進來說，外面幾十重門戶，一重沒開，方纔店中來報，還站在大牆門外，沒敢駛動。又全尋思，這樣圍牆插翅難飛，又是吃了豫龍丸的，如何逃出？莫非真是個仙人麼？便身進房一眼，就看見板壁上的字兒，忙近前一看，失驚道：原來真是仙人！又重復逐字細看一遍，驚喜道：這詩上明說着，還送金丹，又囑咐我看顧他，兩人仙人的說話，還敢違拗嗎？因一手拉起隨氏道：是我錯怪你了！誰知這師父真是仙人？快去穿好衣服，你看見師父，這詩嗎？隨氏道：那算命的總沒下林，那見他寫什麼詩？又全道：罪過，罪過，還叫他是算命以後，你們都稱為仙師，你還是他前妻的妻子哩？將來還要送仙丹與我合他那夢一些不錯？你也不是做夢，是師父顯的神通，我好快活！你們都看這詩，不是明說着麼？這字寫的龍飛鳳舞，不是仙人也寫不出来！五娘道：這字也不是墨寫的，這們青、魏、魏紫、燦爛的，又全定睛細看，把手指蘸着唾沫去擦，又擦不下顏色。來說道：方纔還像是墨，這會子只顧變了顏。五娘道：俺們一屋子人，怎頭裡總沒瞧見這詩？又全失聲道：是我頭裡怎也沒瞧見？莫非仙爺還在這屋裡快活？那三丫鬟跑去，穿好衣裳，來點香燭，一面就要跪下去磕頭，却想着沒穿鞋，忙叫丫鬟去取衣裳鞋襪，並請太太出來答謝。因又全驚疑，大家俱回頭掣頸，凝神疑鬼，真人像素臣影形，在屋獨隨氏肚裡明白暗自好笑。不一時，太太已到，又全穿着好了，先拜了八拜，起來備細述與太太，知道太太失驚道：你今日說他是呂祖，明日說他是純陽，妾身總不肯信。後來九姐現了原身，纔有些心意。如今看起來，竟是仙人無疑了。他這詩的意思，老爺可解，與妾身一聽，又全指着道：這頭上兩句是說他是大羅天仙，這兩句是說這前妻與十五妾做。這夫妻這兩句說着，十五姐動了凡心，把神仙職分幾乎丟掉，方受這七日的大難。大道士爺這樣尊奉他，日夜守着，他前妻的妻子怎還說是災難？久全道：他為動了凡心，這些把天錢敗去，若不是壓了九姐，還不得昇天？莫是大難嗎？這幾句說九姐是八百歲的狐精，已吃過二千多入仙爺，因除滅了他，纔許多復入仙班，不得再留人間的話。太太嚇死人，怎九姐這樣嬌，亦會吃起人來？全道：你沒見那爪兒，如刀鋒一般的快利？若非仙爺除滅，久後我們這一屋之人，怕不都被他吃了？肚皮裡去這兩句說：三姐姓子，雖拙，我的宗支還仗他延接下去。這一句是叫好，待三姐和十五姐太太道：十五姐不消說了，這二姐，抬着不肯奉承他，怎仙爺反不怪他？又全道：這纔是神仙哩！宰相肚裡好撐船，何況仙爺是大羅天仙？這兩句是說，還要送仙丹給我的話口。這拍肩彭錢四字，懂不的下面這些話，也不甚明白。你們眾人可有懂得的，各人面面相覷，惟隨氏經素臣解說一則記不清楚，一則不敢招認。太太道：口有三姐，滿肚肯董，除非去問二姐，又全道：我原要去看他，他是沒恨心的，我去說知仙爺之意，安慰他一番，就便問他，說罷慌慌的進去了。太太問隨氏道：誰知你前妻竟是仙人？以後和你姊妹稱呼了？隨氏道：老太太是何等人？奴是何等人？敢和姊妹稱呼？太太道：仙爺救了我一家性命，賢妹就是恩人，怎不好和姊妹稱呼呢？太太心要改撫，稱呼隨氏，必要不敢依眾，衆都在哄勸，又全懼天喜地的走進房來，看見眾人形狀，是何故？眾娘把太太之意，及隨氏不敢依的情由，述了一遍，又全道：這太太主意不差，連我們都要改口。太太既認做姊妹，以後就稱仙爺娘，你

們俱稱仙娘仙口叫我姐夫叫你們做某姐我以後也不敢進他的房侍仙爺丹來賜了丹約請了仙官是找與仙娘還有姻緣之分丹與他重續前緣太太道丹這轉是先妾身不是了怎叫妹子獨守空房頤氏忙接說道爺的王見極是仙爺既說還未等他來時聽他玉意纔見爺的誠心倘或觸怒了他不給丹藥與爺豈不是奴之罪奴受爺的大恩敢貪着一時懶樂致誤爺的大事望爺及太太詳察又至大喜你說的話句句從我肚裡穿過去的我口怕惱了仙爺致誤大事總說這惡語你不怨我反安心樂意的肯成全我可見前妾真是仙人今立現有半仙之分了但方纔說的這些稱呼却斷要依我方見我待仙爺的誠意隨氏恐有變頭說道別的口得聽從獨要稱爺做姐夫却斷乎不敢又全沉吟道也罷仙娘以後叫我李爺便了隨氏也便依允自此把稱呼都換過了又全道方纔我去問過三姐三姐說拍肩二字是仙人洪崖的故事我狠知道只一時想不起来那彭錢就是彭祖吃了仙爺的金丹就要活到八百歲哩你說造化不造化臨示幾句是桓伊呂祖的故事我却記不清了總是約着再來的日子二姐說明鏡圓圓是十五梅花是正月又有什麼江城五月落梅花是五月也不可知大約總守得出這一日的了我若活到八百歲有仙爺那樣大羅天仙依傍又有仙爺帮親怕不陞上一級去也做个天仙就可長生不老真不要快活死我也說罷復向壁間逐字細玩噴噴歎賞又取水來揩洗愈擦愈明休想擦下一點顏色分外紫魏青燦燦光彩突指與衆人道你們口看這字不是天仙還寫得出來嗎大家咋舌驚歎又全添上香片剪去燭花領着太太隨氏及各娘一齊叩拜又至道徒弟肉眼凡胎不知恩師仙爺是大羅天仙一切看待不周犯罪死罪復拜了八拜起來向太太及各娘道我悔死了那兩日若不替那狐精開喪出殯你們都得與仙爺交媾便遇了仙氣求他當面指點得了採戰真傳此時便可修煉草知他是肉身仙人就是太太也該與他同睡一夜遇些仙氣也不枉合我做夫妻一場太太脹紅了臉說道合仙人同睡就真个遇了仙氣嗎又全道怎不遇了仙氣那白牡丹不是同呂祖睡了三夜就做了仙人秦國的美玉公主的百尺高樓仙人蕭史乘着鳳凰到他處上日日與他交媾滿足了仙氣便把那公主的肉身都帶上天去休說仙人與你同睡就是吃了仙人的糞都是要成仙的太太不信道與仙人交媾說是遇了仙氣還有這道理怎那屙出來的糞都是好吃的又全道我說小故事你聽你就知道有那一府那一縣一座橋上睡的花子半夜裡醒來見八個人也是花子樣在那橋上吃酒行令這睡的花子偷眼瞧他口見茶碟裡都是活蠅一个个跳入八个人嘴裡去給他吃嚼這花子疑心是仙人跪了問他求討八个人起身就走這花子爬起去追趕七个人走的快如飛去了口有一个瘤子走得慢被這花子扯住求告那瘤子說你瞧着我光看身子把你甚東西給你給一堆屎你吃掉蹲下去就屙出一大堆屎的這花子把手去擰屎到嘴邊想起一惡心便在一棵草上揩抹乾淨那知那草登時長發起來那顏色就是冬季一般花子方懊悔娶妻呢那堆屎不防一口狗赶来把那堆屎都吃盡那隻狗登時就端着紅雪上了天去至今那黃金色的草長有數丈來高霜雪不彫纔知道那八个就是八洞神仙那瘤子就是鐵拐李後來那牆橋便做昇仙橋載在那一省志書上都有假的嗎那少環道六桃姐吃了仙爺的藥還不上天去太道那吃屎的就成仙這話到底信不的你吃了仙爺的精不比大桃吃的滿更好了嗎怎還要仙爺來賜金丹纔得壽長八百呢又全道我也想來仙人的等級原

多着哩。如官員裡面宰相也是官巡檢典史也是官宰相放一個屁不比巡檢典史說一百句話還響當此那鐵拐李與呂祖同是上八洞天萬劫不壞的金仙合官員裡宰相一般尊貴了他的神通還估得出的麼仙翁雖是天仙思量凡還要調降也口說道還各洞大不知是中八洞下八洞若是下八洞便差的遠了。比如宰相要給你官做他口一開口你就是个官兒。京堂科道也須你舉荐引慢慢的替他打買所以吃鐵拐李的糞就成仙吃仙翁精合糞的還不能成仙但雖不能成仙也要有些仙緣纔得嚐着那仙精的妙味去。我人知道那種種便是你們通知道的若沒有仙緣如何吃得着他至那仙翁雖不及仙精然必有好處。叫大桃寒說出來你們就知道了。太太真個盤問大桃大桃見又全說有仙緣纔得吃仙翁逐分外形容道仙翁的酒入香又甜又鮮又肥那肥就比奶子還肥那鮮就比西瓜還甜那香就比薑薇露還香吃下去從嗓子直到小肚都是軟洋洋酥融融說不盡那種受用真个比人參桂元湯補益多着哩又全合大桃一番說話把太太令各姨俱說渾了懊悔前日先緣沒遇着仙氣吃着仙精你看我看你的百不自在又全道何如我如今主意要把杏紗抬起來頂了孤精的缺把大桃抬起來頂了仙翁的缺挂着十七十八位的次空着九合十五的名數仙翁雖為仙姨下凡却虧着杏紗引進要算一个功臣他又伏侍過仙翁洗漱同睡半夜算來也有些緣分大桃那日就抱着仙翁同睡又連日吃過仙翁他那身上皮肉也與別的了。環不同把他兩人拔了起來使仙翁知道也就說又全有个敬心是與仙翁沾着皮肉的待的都與衆不同今日就請醫生替三姐調治将来諸般好待他太本房後現空着五間大房請仙姨暫住等仙翁來稟明若還有姻緣之分就稱呼為後堂太太與太太如娥皇女英一般不分大小将来封侯拜爵便請兩副封誥仙姨這房就給大桃住着這板壁起到後堂每月朔望二日在板壁前裝點香燭大家禮拜以表這點誠意太太你說我這主意可錯太太道主意是不錯。恨妾身沒福休說別的。只這樣肉身仙人現住在家六七日連面也沒見過一面冤家娘未沾皮肉亦俱慎悔又全道口是我沒主意我那時却認不真他是仙人他若再來務必求他合太太同睡一夜那仙人是太慈太悲肯濟渡人太太現又與仙翁娘結做姊妹決無不肯的事等太太睡過了一再替他們說情你們都是赤身伏侍遇仙翁的情也受用得成仙卵遇得仙氣哩太太及各姨方纔回遇意來巴相那後來的造化大家歡喜獨把一個已經皈正的隨氏聽了一派痴話穢言人是好笑又是好氣是日即將隨氏遷入正房搬了六名丫鬟兩名丫鬟養娘伏侍把杏紗大桃抬放在房晚間大開筵宴。怕攬擾隨氏專送一席任隨氏在房自在而飲隨氏吃過正待安息。忽見兩對丫鬟提着紗燈照杏紗大桃進來鋪疎叩見隨氏慌忙去扯杏紗道是爺定下的見仙娘合見太太一般是要行大禮的一人叩拜起束隨氏道二位喜地杏紗掩着小口顧要哭大桃皮膚燙痒喜得扯開了嘴合不上來都說是靠仙姨仙師的洪福一人出士隨氏收拾上林想起素臣妙計不特免奴打罵并得全奴廉恥但不知武士何來此時安息何處。指來何時教奴出去隨氏自在猜想那知素臣出去又受一驚却是為何那武士負着素臣禹低跳躍起步如飛一更多天走有百十餘里來到一座深山山崖之下有幾間茅屋輕輕叩門三下里一聲是月進那武士把素臣放下自進裡面去了素臣拱立而待不一會走出一个女子来素臣舉目一看口見

髮挽烏雲鬢堆白雲蛾眉入鬢翠生生斜捲濃雲鳳眼垂珠光灼灼半含閃電伏犀貫頂瓊瑤垂起天庭飛鳥啣桃絲紛展鬚金城閣

秋香色一条羅帕橫束看鉄錚錚綽約小蠻腰湘水痕八幅羅裙平遮過窄伶伶天矯凌波步

那女子郎郎而言道吾非妾人乃泰山碧霞元君位下靈報司仙使太山日觀峰下有玉面狐狸幻作人形吸人精髓貫盈數絕死於汝手他有子孫眷屬告在元君位下說汝既淫其軀復害其命元君震怒因本使王賁此山特拘汝魂魄審明解勘本使因汝素有真名不忍遽傷汝命特命黃巾力士攝汝前來勘定口供再請元君法旨說話時只見那武士提出許多鮮血淋漓的心肝撩在地下那女子指着道本使這裡法度利害若有一字藏頭露尾便要照樣處置哩素臣微笑道碧霞元君乃小說荒唐書誕說何嘗是有其人元君既屬荒唐則仙使更為誣控若言妖狐之事我誤落又全坑軟精亡力乏欲避不能欲辭不得幾番欲捐此軀命而上念東宮下思老母不敢拘滯潛之小節而誤國家之大事是以舍經行權任其侮辱然身居冀穢之中而心超塵埃垢之外迨至妖面忽呈雄心勃發殲此妖孽以免流毒妄人此則事偶相會數適其然何不既添其軀復害其命恩姊不惜男女之嫌里夜貰出之虎穴難弟感恩剖骨方欲竭誠叩謝再求示援救之故何來裝神擺鬼反唬起難弟來寔所不解那女子變色按劍厲聲喝道滿天地間神明仙使羅列森布非汝庸儒所知妖狐自取殲滅亦姑勿論口聞你令十五妾日夜同牀所作何事違敢心超塵埃之外本使因你薄有時名肯據寔供認或可將功折罪要在元君前竭力保救怎反說元君為荒唐指本使為誣控不把罪情一首出豈謂吾劍不利耶說罷一劍劈下把一張桌子劈分兩半素臣笑道那十五妾姓隨我曾救他性命百計周旋我和他雖同宿一牀但有感恩報德之心並無苟合私通之意此心惟天可表亦不必求白於人我不素臣一身守正不信邪言若說元君不是荒唐仙使不是誣控雖斬頭灑血不能改易其辭欲殺即殺何以怒為那女子收劍入鞘伏地謝罪道丈爺真天人也素臣慌忙拜服於地難弟蒙恩姊救援該拜謝活命之恩何敢反受恩姊之禮大家平拜起來分賓坐下了環連上香若那女子道奴家姓熊小字飛娘幼慕紅線鼎隱之風略加擲劍跳丸之術久仰聞丈爺大名因受方兄重托故不避嫌疑黑夜相救口因遇見李家之喪路人皆知棺中是一玉面狐狸與旱土父合精而泄死又見丈爺深居內院與那十五妾恩情眷戀心中深以為恥故特假稱仙使甚威作勢逼問真情豈知丈爺心事光明神識堅定如此怪不的六雄感德三叛傾心說是從古未第一英雄也素臣忙問方兄何來人何為六雄三叛飛娘道六雄即六義是福建省中英傑奴這裡青登萊二府出名的有五忠三叛五忠是掖縣李又全即黑燈子公萊陽郝三風樂安洪子興合着舍妹李登賽要離三叛是萊陽白玉麟海寧方有信合着舍弟方登賽麥鉄奴所說方兄即方有信也素臣暗忖六雄自金面吼等六人方有信即施行素因道我與方君未謀一面如何知我被難托恩姊來救援今弟令妹怎又一列於忠一列於叛天津有女冠賽要離與令妹是一二七道其詳飛娘道方兄因有好歹札求知丈爺駕臨登萊使人通探知道陷在李府故懇奴家相救天津之賽要離即是舍妹立娘奴與弟妹同胞三人各有些小本事舍弟勇力善走故渾名賽麥鉄舍妹善為報仇行刺故渾名賽要離奴家略知劍術外人有起渾名喚做賽隱娘姊妹三人志向不同貞潔客別三人自行已意不肯依傍他人舍弟交結英雄要為朝廷

出力舍妹行刺妙化和尚被擒就在天津做了女冠與妙化誓為天頤同事普王奴因父母双亡守貞不字獨住此山與舍弟當時廝會音信相通舍妹斷絕住來已三年矣這五忠是景王之忠三叛是景王之叛是那班逆黨編造其事中乃是叛叛乃是忠素臣方纔明白那黑了環已換過桌子擺上酒飯未又是一大碗心肺血鮮湯飛娘笑道方纔擡出来試大爺膽量者即此物也飛娘略不避嫌陪著素臣同桌飲啖素臣道恩姊貴庚怎不與令外同居如此英雄何以出於忠叛之外飛娘道奴年二十八性厭風塵獨居此山以草木鳥獸為生先求於五指看那黑了環道此名里兜頗有臂力日常叫他上山打柴捉獸有利害的奴便親去擒併吃不盡的叫黑兜上市換酒水除胡望二日到白兄處聽請解外平時杜門不出這兩扇門人都喚為鐵門沒一人敢來敲打口有舍弟及方白一家人來纔敢敲門以此與素事相隔固不入忠亦不入叛了素臣飲啖畢正色拱手說道難弟受恩姊救命之恩無可報德竊以一言相勸天地之德莫大乎生祖宗之氣不可使絕故天地定位必有配揭陰陽通氣始成化育若徒逞英雄之見廢夫頤之倫在天地為棄物在父母為子婦為恩姊不取飛娘道人生貴達竟耳這口劍便是奴的大夫日夜廝守坐卧不離無事時在深山密室探囊取物便是夫倡頤隨這裏兜便是奴的子女生前奉養死後埋葬若一入塵緣之累便為拘繩夫妻情慾兜女幸經有如苦海奴今生誓不墮落其中受那塵緣之累的了素臣道難弟前日與那隨姓女子講解蕭耽二字把一个淫文化為貞女如今合恩姊請天性二字要把一个俠文化為孝女伏為垂聽請問恩姊之身從何而來必由母腹而出子在母腹十月始生這十月份內始則吞酸嘔吐飲食不思繼則腹重腰疼坐卧不適後則臨盆坐蓐痛苦難當禍判於須臾生死懸於呼吸幸得生了下來三年之內推乾受濕乳哺抱持風吹肉痛魂夢驚心若有痔病纏綿跌仆傷損恨不得將身替代千般疼痛百種憂煎如此劬勞如此困苦方得長成豈不願恩姊嫁个大夫之家和順生男育女承接宗支反願恩姊無夫無子梵獨終身麼惟大英雄太豪杰天性最深恩姊如此英豪竟先天性若把父母所願望之念丟在腦後不能勉強去體帖便是逆女雖有俠氣豈為英雄孝為百行之原人若盡不得孝字便與禽獸無異焉尚知跪乳慈鳥尚能反哺人若不以父母之心為心便并禽獸不如詩經上說的哀哀父母我劬勞欲報深恩冥天因極恩姊父母早亡劬勞之恩無從報答只有把父母之心時時提起不忍違背着他便是報恩若但行己意舞劍行樂從井救人把親恩全不提起良心何在天性何存人生如樹木一般子女皆其枝葉伐去樹木必然枯槁生氣一絕父母之魂魄無依生理一息兩間之人類俱喪佛教所以得罪於聖人正為把這生理剝滅使天地之氣化不行祖宗之血脉斷絕不仁不孝萬惡之魁故難弟一生以歸除佛教為恩姊若不體帖父母之心續天地之化便與佛氏邪說無異為天地父母之罪人矣況且血氣有鑿壞人命有修短立事有變更恩姊此時正在壯年黑兜足供驅使倘年衰力倦兜或有他故孤身一人獨卧荒山飲食誰來供養病瘡誰來看問膚痒骨瘦何人撫摩凜風雨獨傷心臨終无殯葬之人兜後無祭祀之主到後那時悔月孝道先衛生理不絕不得罪於天地父母之為得乎素臣這席話說得飛娘倒亦鼻酸心酸肉跳額汗津津眼泪簌簌大叫一聲轟然

苟合固如交獸類

守貞終亦礙人倫

總評

忽然想起想起何事讀者貪看執關將錦囊玉置腦後非作者想起更無一人想起也妙在亦是夜裡逃走可為經營匠心又全因壓死妖狐已疑素臣為仙故一經隨氏辯白了環聲說即呆在椅上強半疑仙欲為隨氏開脫更有錦囊一逃不先不後湊成咄咄怪事雖無題壁亦不至虧苦隨氏矣曰更加疑惑者愈疑素臣為仙也及見題壁失驚曰原來真是仙人可見滿肚仙人疑胎已久至此始豁然天開實落落信為真仙方纔還像是黑這會子口顧變色及頭裡心沒瞧見俱是信到極處方始疑神疑鬼也不可知

說彭龜即是彭祖便整整作活八百歲想又砍仗仙翁仙娘陞上一級做個天仙寫那人痴想真是發笑吾人不學仙則已一學仙其痴未有如此者切勿但笑又全遇仙氣即可成仙而以白牡丹美玉為証吃仙糞即可成仙而以昇仙橋為証前並兩人說下痴謠為後知人引証一部大平廣記那一句那一頁不是此類而知者什一信者什九何也

仙人各有等級以宰相知府知縣例之獸人乃有此意智亦是痴想所到耳大桃因仙緣之說遂極形溺之香美令太太各姨俱自在寫出一屋之人淫知之想真是妙手空空又全姬妾除焦姨外無不邪淫獨空一太太故於此處補之口恨丟身沒福是恨不得過仙氣也又全之務必求他合太太同睡一夜方回遇意來大家懽喜是喜後來終得遇氣也與金瓶吳月娘上泰山一色而彼寫其事此寫其意政復不同

武士何來已思之不得乃復有靈報司一幻武士撩出心肝仙使劈某子俱令讀者瞠目變色莫識其文奇事奇文若說元君不是荒唐仙使不是謳哩雖斬頭灑血不能改易其辭如此方是不信邪方可辟邪安得不伏事謝罪以天人目之

素臣剛得性命即苦口於救命之人非與造化小兒一鼻孔出氣者不能而勸淫女是禁其苟合勸俠女是導使奸淫其反對則又

身從何來一段足使石人下淚真有功名教之文

第七十二回 以血驗氣大闡陰陽之化

因能及虎廣推禽獸之恩

素臣道黑地慌忙喊救醒來哭道奴平日每以英雄自負今被不爺提醒真个禽獸不如先母生奴因是頭胎無有產厄百般困苦死而復甦奴自幼頑皮屢屢跌傷先母千般疼惜百種憂煎與丈爺說的一毫不錯到得奴家長成為奴擇配高低不湊日夜焦急至臨終時還是

千叮萬囑吩咐舍弟奴生性拗拙一味想做英雄豪傑把夫妻婚配看做臉譳齷齪之事要跳出火坑竟把老母心念一撇丟開令蒙丈翁喚醒追想老母深恩及自己忤逆之處真肝腸寸斷委素臣道人事不外趨吉避凶其機分於悔吝則背吉向凶悔則由凶趨吉故有過貴則此遇無日能改親心即無時能慰終為不孝之女矣飛娘歎口氣道奴欲適人亦無可適除是丈翁天人奴方甘心居妾媵之列其餘必須正配庸夫俗子奴既看不入眼英雄豪傑自必早有妻室若要守定悔心不萌吝心也只得對舍弟說知由着他去擇是好是歹聽之於天能了素臣贊道恩姊怎見明識定若此夫妻原是天定請不得賢愚好歹聽之於天方是婚姻正理難弟愛恩深重妾媵一說不特口不敢言即耳亦不敢聞當留心為恩姊執柯便了飛娘便首無言素臣知已心尤因探一句道青登萊三府固以三叛為英雄難弟却又聞得海島內有紅鬚鐵丐二人亦甚英雄不知恩姊曾識其人否飛娘道此一人久聞其名未識其面素臣道紅鬚客相貌端偉俊才不凡只一嘴紅鬚生得怕人鐵丐面如鍋底精神奕奕儼然尉遲敬德恩姊既聞其名必知其本領與三叛相較不識優劣如何飛娘道此二人本領雖不能深知而江湖口號豪傑評論大約介乎白允舍弟之間素臣拱手道難弟受姊恩不敢自獫唐突此二人皆一時之傑平日信我最深知其俱未授至若於此一人中擇一為恩姊執柯不識應在何人飛娘默然不答素臣道此係終身大事恩姊又女中豪傑何尚作兒女之態不出一言以定之乎飛娘慨然道既丈翁如此說奴亦不肯以庸俗女子自居鐵丐雖亦英雄而出入游戲天橋如龍蛇纏紅鬚奴家本性亦與紅鬚相合丈翁若肯執柯奴即同去與舍弟一決便了素臣大喜欲行飛娘道且慢起身進去素臣走出院中望着參天石壁縫縫中尚有斑斑殘雪青白紅紫五色俱俱喝采一回擺身子把動手足伸縮費有些万了暗想我的食量頗大性喜運動連日被那參粥湯藥淘壞脾胃又終日睡卧所見所聞可厭可惡所以困乏非常今日吃了這些酒飯肉食又遇着這等豪俠女子言談計從有如閑轉心中暢快故不覺精神頓起來正是

神龍呈露聽蕭鼓

猛虎何堪受繫維

素臣正是快活飛娘已裝而出頭上扎着幅天藍絹兜深青衣衫白布裙子腰束一條月白綢汗巾向素臣道丈翁精神未復這山路崎嶇還得奴背負下去到平地上再扶着走罷素臣道這斷不敢勞方纔運動手足俱覺有些力量口求恩姊脚步放慢些不是夜來的飛速便也有男娘過來問候素臣問及方知這店中男娘俱是賽麥鐵家僕隔壁幾家店鋪俱是白玉麟家僕人開張帶做買賣做飛娘往來照應傳音信之人素臣已覺腹酸在一張板凳上坐着歇力飛娘吩咐備船店家忙叫兩人上船整理篷索一面送茶上來一個半老女人向飛娘報新聞道大姑娘可知道府裡李錦衣家死了一個娘娘是狐狸精變命的飛娘連忙接口道是知道的不必說了那女人頓住嘴看了素臣一眼就不再說又一个老女人道咱們這洋面上不是金龍太王管另換了烈狼娘嘗了大姑娘可知道了嗎飛娘道這陰

空的事兒有甚考較那女人道自天津直到咱們這裡一帶沿海的行宮合海船上的香火堂都換的了香烈娘娘聖像這是假得來的嗎那娘姓黃被他婆婆合丈夫打死的纔死不多年他父親還現在替娘看守祠堂哩這香烈娘娘聽說是玉帝親口敕封的好不顯應常在海裡救人惱着他便一陣風把你船翻入身比金龍大王靈聖多着哩飛娘笑道是你們偏有這些不正胡始打墻縫裡直滾出來的瞎話那兩個整理蓬素的人走來說道他這話却是真好順風大姑娘請下船罷飛娘立起身領着素臣走出村那就見一片大海茫茫的接上天去素臣慌道家從沒飄過洋這使不得那船家道不向中間去是沿着岸走的北內海遠穩看哩素臣道比渡海到台灣何如船家道差別多着哩那邊是常常翻船的這邊連耳朵裡也沒聽見有翻船的事素臣方放下心船飛娘笑道丈爺天生英雄怎這們膽小素臣道書上說着為人子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若有路可走怎敢蹈險飄洋飛娘道據丈爺說來奴平日徒手搏獸黑夜刦人皆不孝之事矣素臣正待獎勸就話說入飛娘忽笑道丈爺不聽見那媽子說的麼也合奴說的碧霞元君一般但不信的香烈娘娘易不信碧霞元君難除了丈爺光明正直怕不着了奴的道兒素臣道香烈娘娘却有來因人得天地之氣以生既死則氣仍歸太虛惟聖賢忠孝節義貞烈之人他那一股正氣至大至剛有充塞天地之勢生而為人死而為神孔子所謂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萬懷信者是也天津貞殞其舉問則幾於聖賢其節烈則超於今古因把黃氏始末述了一遍道如此正氣豈能磨滅左傳子產論伯有不過取精多而用物宏就其斷能為厲鬼必立後以安之其氣始定况黃氏浩然之正氣而遽溘然消散乎發揚於上主海河之祀以昭正氣容或有之尚必不可信之事也飛娘咋舌驚歎道天下有這等奇女子守節不變猶人所能至再尤而不顯婆婆之失則真可悲前絕後矣但立後之說奴也聽人說未究竟不甚明白怎有一後人邪氣就不作怪呢素臣道左傳說鬼猶求食看去是極荒唐的話却是極確切之理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而人又生子生孫則氣又接續向子孫身上去故父母雖死而子孫以父母所遺之氣感父母已散之氣便得凝聚起來因其原是一氣故分散而在天之氣與接續在人之氣如針投芥如磁引鉄一念感通即成合澤子孫祭祀相考之來享其氣象於子孫之氣故能相安若不立後則無氣以通之其氣不聚伯有取精必多用物又宏非正命而死那氣如何得一時解散既死後人以凝聚之自然要為厲起來了我所以力勸恩師達人者亦是要把令尊令堂之氣續接下來長久得凝聚未散而在天之散氣也飛娘道以氣聚氣之說奴尚在半明半昧至說奴過了人就接續父母之氣則愈不明了奴嘗聽人說有兒子纔承接着火沒死便斬宗絕祀又聽見女先生了子孫可以接續父母之氣的要求丈爺細細的指與奴知道素臣道人無論男女皆由父精母血而成精有精氣血有血氣豈有兒子纔接得父母之氣女兒便不得父母之氣的道理女兒既受父母之氣所生子女又得父母所受父母之氣這氣不是接續得下去的麼俗說外甥似舅就是這一氣的緣故若不明以氣聚氣之說口看以血聚便知古來所傳滴血之事信而可徵現今官衙檢驗尚以此為據父母之血既與子女之血凝聚合一父母之氣豈不與子女之氣合這實通係有形之物故可見氣係无形之物故不可見以血較氣靈靈而血養養者尚能合一豈靈者及不能合一耶飛娘道如此是必要子女之氣方接續得父母之氣怎人家把孩子過房

也說是接續香煙呢素臣道侄子所受於父母之氣即其父所受於祖父母之氣仍是一氣即係房之侄而同一祖宗生下則層層推捋上去亦仍是一氣故能接續若承外姓之人便是二氣便不能接續所以律上禁着異姓亂宗違律因李惺法經增廡興戶二篇戶篇有本族无人許立外孫為嗣律古人行之者甚多亦足見得女兒所生之子原係續接外祖父母之氣故許為嗣但外孫究係異姓難以亂本姓宗支故後未定律之人纔把此條刪去其實這一股氣是原相通女與若干子孫承續千年不斷則父母之氣亦接續下去千年不斷也飛娘恍然大悟道如此說來奴若不適人父母遺與奴家一股氣便從此斷絕奴若適人得有子孫承接下太父母這氣就得長存不斷可見男婚女嫁是一件極大的正經事了怎好厭惡着他看做賭博淫亂之事蓋夫子說不孝有三无後為大回來只知為男子而發與女子無干如今看來除了男子便是為奴一人而發的了奴若不遇文爺終身守奴偏見真是不孝之女禽獸不如矣素臣感激贊歎惜付能妙不獨天性好悟性亦好如聖門弟子單刀上入本領却因這刀字上忽想着自己主刀跌足道就忘死了飛娘驚問何事素臣道我有小僧錦囊在飯店中我自進李宅無日不念及他自蒙救出虎口因感激你恩重勸過人及蒙允諾歡喜極了急欲會見令弟竟把這錦囊合一把寶刀忘記死了這便怎處飛娘道不須着急文爺尊使必於夜間亦被方兄救出矣素臣問何以知之飛娘道他原說訪有尊使現住飯店因未敢文爺不便先教尊使必於夜間亦被方兄救出矣彼時尤恐打草驚蛇大約奴至李宅彼亦看人到店瞧出矣素臣大喜感激有信為人之忠飛娘道奴亦有話要問文爺也是忘了奴昨夜進房聽着文爺說數上是个女人就知文爺數術通神但不知是何數術後來勸奴適人口號母恩不言久德心因奴家有母無父這也是起數而知的嗎素臣失驚道我但說母恩者因其事易明且女子與母尤親故未說到父恩上至凡人之身皆由父精母血而成俗說是有母無父至昨日說是女人却冒起梅花數來飛娘道原来文爺是無心的話不敢瞞着文爺因父親不同人類故說是有母無父非真無人也家母在鈇槎山下獨居山上有一个人熊逼着家母配成夫婦連生奴家妹第二人即為獵戶藥箭所害說到那里似有羞慚之狀掩面而泣素臣亦為傷感因道現在當令第丈人名叫王鑒亦是人能所生何足為嫌但恩姊不該以虎豹等物為生計了飛娘道桂山並沒人能即馬猪等能奴則逐之使去不忍殺他也為此妻庄道龍為山君虎豹等皆其走屬恩姊念及生身之父亦宜一例推恩况萬物並育若以生計日日戕害他亦非天地好生之德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山人哉故擇術不可不慎也望恩姊察之飛娘道奴性所厭惡者夫妻情欲性所喜樂者搏擊禽獸今既不得已要做那厭惡之事如丹把那喜樂之事連根剗去不把奴苦死了也素臣道恩姊所厭惡之事既應體母心而毅然為之所喜樂之事若不推恩恩人豈不作伐得便當好合之樂夫倡媯隨琴瑟誰好天倫樂事與暴虎馳河之樂殊殊即以厭惡之事盡喜樂之術飲食稱其甘旨衣裘適其寒燠起居時其早暮生殺節其喜怒盡此一皆為樂事至若天宮海闊釀酒臨風浪湧濤飛拔劍起舞精武藝以備干城之選練士卒以為敵愾之圖賢夫妻之樂事正多區區搏擊虎豹之際何足齒數沉默有同類而殊能者卒然遇之力不能制宜徒身死名辱而父

母之氣亦從此斬絕由此思之樂平否乎孟子曰曾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春秋夏苗秋獵猶待之意四時擇日於島中較獵一回既取禽獸以供祭祀賓客之用今軍卒嫋習戰陣之事則既不蹈危險之處又不縱口腹之欲與人同樂較獨樂為何如且一切樂事日日為之則不見為樂偶一為之則其樂必倍既仍可得樂而又全此推恩之念妙亦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不特此也孝子不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恩姊以隻女子於黑夜入人密室倘有意外即辱身敗名貽玷父母令妹之刺妙化即前車也妾之武勇遠勝於妙化者正多何可輕蹈不測以危殆父母之遺體斬斷父母之遺氣乎伏望恩姊三思飛娘歛衽道文爺之言字字滴入奴心裡去如甘露一般奴亦嘗聞人言論而蒙已久不能開豁若不遇文爺真虛生人妄矣素臣未及回答船家已歇了船請一人上岸飛娘道怎天尚未黑就走這幾百里地船家道大姑娘在船裡講話不覺今日這風好不快活再略大些這船敢就翻人轉素臣道你說這海還是從不翻船的船家笑道那是怕爺膽小清港裡還失了風休說這船的大海素臣大笑上岸走有十餘里方進一村飛娘把素臣領進一所莊院自到裡面去了素臣看那屏門上對聯寫着創論喜聞劉夏精忠顧學大臣邊上落款是昌陽白梓素臣惜付春秋時有劉夏並非論議之士文臣又是何代何人怎竟沒影響看到內傍庭柱上又是一聯寫着二人同心有利斷一劍把君無不平却漫落款正在猜想只見裡面走出黑凜凜一條大漢望着素臣便拜不意今日得見文爺素臣慌忙下去同拜起來暗忖定是飛娘之弟忘黑白不同如此因問其名號大漢道小子能奇字以神父慕文爺是從古至今第一個英雄豪傑今日從天而下已是快活又聽着家姊說破文爺一席話提醒情願道元的不把熊奇快活死也說罷又拜素臣拉扯不住得又同拜了四拜起來請素臣上坐自己側陪素臣細看其貌但見

骨似枯柴膚如黝膝裏膚如膝却亮晶晶寒爽有光骨瘦如柴却一根根錚錚似鐵或楞楞隻搘碧眼分明天竺番僧黃簇簇滿臉黃毛彷彿西洋貢使頭圓背後居然富貴之形腰細膀闊大有千城之相莫嫌他百般怪狀不類生人須知恁一片赤心足垂青史素臣暗忖據說來與其姪姪雖別福澤相同諱名麥鉄即其鉄也因道弟感今姊救命之恩力勸適人并欲為紅鬚客執柯蒙今姊慨許特來奉拜伏望尤從以神道紅鬚客大名實耳若肯俯就則家姊終身有託矣但他在現在護龍島中能雖隔止一重洋面向無往未人得知令姊執柯事看那島中氣象甚他佈置一番以為後日特南之計所爭不過遲延之間決不去亦決無不竭力撮成便了以神大喜又出位拜謝素臣又忙忙陪拜八拜留進內堂點上大蠟擺上香饌飛娘又出陪坐一面講說不義五忠三叛之事一面大飲大啖直至三更方席散就寢次日一早即用早膳由昌水坐船望萊陽進發至午後已到沿河有白家家人開店三人俱進店坐下店主擺出茶點叫人裝起兩輛車伺候飛娘等吃了一杯茶即上車而行玉麟住在城外不多時到了飛娘一車在先已進大牆門去素臣及以神方下車即以見一人趕出迎接素臣看那人時口見

平觀瘦臉短鼻，翹眉內耳，難真如棋子，雙脣緊合，逼向櫻桃皮膚，黃口之間，肌理居細粗之半，五官俱短，實是偉男兒。撮如無居素臣暗忖以神曾說方白同居，此人短小精悍，與有仁之言符合，必大有信也。那人把素臣讓進廳堂，也是納頭便拜道：「大爺誤落火坑，小女子只三台高骨，挺出奇峰，更兩眼青瞳，含將神水，筋能承骨，短非庸矮，大秀而有威，定是英豪之輩。」素臣暗忖以神曾說方白同居，此人短小精悍，與有仁之言符合，必大有信也。那人把素臣讓進廳堂，也是納頭便拜道：「大爺誤落火坑，小女子無力不能親往救援，死罪死罪。」素臣因曰：「起來復跪下叩謝。」道：「不曰被難，若非恩兄救援，此命必送於又全之手。」感銘入骨，怎反引罪？起来拜畢，入坐。有信以神俱不敢對坐，下側陪獻上茶。未素臣看那屏門及廳柱上，是那兩付對聯，屏門上落款却是年年方全因請見玉麟有信道：「白兄在東莊已看人前去，須明日纔來。」素臣即起問道：「弟等方來，怎已看人前去？東莊離此遠，不遠。白兄既有事在彼，如何故勞他往返？不如借一健僕同弟前去，較便。」以神答道：「大爺進村以後，小子即着僕人來此通知。」方白想慕大爺，切故方兄得信，即請白兄速歸。大約明日飯後就到了東莊，却止四十多里。但大爺怎可再勞？素臣因復坐下，把福建遇見飛熊，及方有仁的始末，約述了一遍。有信道：「小子與袁兄自離了杭州，事不相謀，志適相合。因冒作兄弟，隱姓埋名，相為皇家做些事。」素口是無人提拔，所以一個在南一個在北，結些英雄豪傑。這白兄是個忠肝義膽的人。小子蒙他留住，在此得與諸賢廝會，前日袁兄自閩中來書說，天爺要宋青葉、帶叫小子沿途探接。那知問到張家飯店，說五日之前有吳姓先生到此，為李錦衣家請去，估量必是大爺心知李家素行，又爺誤福坑算如何得出？那店家指尊價道：「這就是吳先生同來的小子。」因乘他不妨，與尊價，付耳數語，即刻出來，連夜趕人去，請熊妙約他，次夜行事。一面派一黠僕，於次早投入店中，假作過客，到了半夜，遂帶尊價出來，不想尊價本領正強，雖這點年紀，到很有臂力。那店中人驚醒起來，沒命追趕，剛要趕着，却被尊價轉身一脚，拳打倒了两个，其餘的人就不敢追了。昨日晚間纔到此地，素臣稱謝不盡。見錦囊從身後取過，呈上，素臣大喜，吩咐將刀送入，連錦囊重復出來，備訴主人被陷，探問店家店主如何哄騙。及那日如何出店之事。素臣因問方爺家人約你同逃，你怎相信？不防李家騙的道：「免寶刀同飛娘研下。」只見火光直迸，碎石飛擲。那條石凳分為三段，素臣微覺僻有酸意，進房坐下。飛娘相謂素臣之力，不已。道竟與奴之寶刀無二。素臣笑道：「这是我臂力未復，若以為無二，則屈此刀矣。」飛娘道：「大爺即未復原，亦應勝奴十倍。」據奴看來，敢怕刀不如劍，以神道大驚，失色。一步就平空跳出院中，中未正是。

飛娘一聞正論即至暈倒固由天性亦素臣劉切之辭亦足以動之且素臣所敬服甚易入故也素臣復以悔吝二字堅其趣言絕其向凶尤得誘扳之法水夫人及素臣教人每每如此書中不一而足非若禪家一悟便了也
香列管海南老女人報新聞而先有一半老女人以妖狐之事啟之伏筆於十數回前而猶少曲折出之文章安得不佳
以伯有為厲證黃氏之為神其義甚精而因立後一事即入正旨力勸適人尤為巧合至以血聚血証以氣聚氣則發前人所未發一字一珠非通於神明之故不能道其佳字

外孫立嗣古人往往有之後並着為律令向竊疑之今讀此書一氣之說始知前人亦有苦心非漫然而為之者
素臣力勸推恩非特愛惜物命尤切於教孝也與釋家割肉喂虎逼真反對切勿錯認

第七十三回 論一氣雲開日朗

喜石破天驚

素臣跳出院來忙在飛娘手中掣過寶刀走進房去道恩姊們怎只樣兒戲把神刀寶劍看作白鐵一般作踐起來飛娘道是奴不是一時高興起來幾乎壞了文爺的寶刀素臣笑道刀未必壞所慮者恩姊之劍耳飛娘道文爺說臂力不能復原却一步跳過了幾丈地步還說劍不如刀素臣道那是心裏着急不可為常現在腿酸即不能復原之驗兩虎相關必有一傷此刀比劍雖有優劣皆為寶物佳人紅粉惜烈士愛寶劍豈可視如糞土為燒琴燒鶴之事乎以神飛娘方各謝罪素臣見飛娘執定劍勝於刀因令錦囊將一段長石鑿在地取筆界作兩分把刀接與飛娘道恩姊只須用刀劍各劈一分界看其所入深淺便可定優劣何必互研耶飛娘大喜暗想若先用刀斫恐力稍乏比輸了劍因先將寶劍盡力臂下約有四五尺深劍被石夾不得下去也不得出來復將寶刀盡力臂下却直臂到地把那七八尺長的一块石凳分作兩片這邊刀鋒猛下連那邊夾住的劍也直跳出來看者齊聲喝采飛娘始服方知劍不如刀將刀細看嘴嘴噠噠把還素臣復把劍細看只顧不快活起來素臣道恩姊俺劍看壞了入石四五尺而刃不缺乃萬中之選除了只刀恐無其敵何可輕視乎飛娘方覺釋然收劍入鞘大家都進房來素臣想起墮氏因問飛娘道李家房屋極多恩姊何以知我所在而如探囊取物乎飛娘道奴進宅去原伏在上房捲棚過道之內聽着裡邊吩咐到十五姨娘房裡後來不要道士進去鎮壓過後回頭吳先生說有找在此不用鎮壓便知道文爺住十五姨娘房裡後來不住的分猪羊肉分饋子餌餌分着席添按分糖餉糖人送酒菜菓品凡說是送十五姨娘房裡去都住一角院門進去及至道士鎮壓合宅關過獨空着那一院便知那一院是十五姨娘之房文爺在內無疑了素臣道那十五姨娘墮氏我許他說法救拔他已化洋為真終日如坐針氈怎樣救他出來纔好飛娘道奴若不聞文爺正論便當連夜去救將出來如今是留尸性命為父母接續氣脉不敢行險燒俸倘有蹉跎便如文爺說的話不特名敗身辱且使父母之氣目我而絕不幸莫大矣望文爺垂察素臣連連稱贊道恩姊丈夫之高從善之勇真是敬服當另圖良法以出之以神道文爺提醒了大姊止該感激文爺聽文爺驅使只惜身更命的事只好

使在別處不合就便在文爺面上素臣道只斷不使得我方恐恩姊悔心不堅心潛起自找忠言喜慶反自我敗之有信道小子有一兩全之法在此又全的親威縣中頗多名消着人打聽如隨氏尚在得所便衣文爺之說另圖良法如隨氏因辱不堪恐有意外便依以神之說勸大妹一行飛娘道奴非畏惡之人若隨氏果有危急又當別論大家議論着家人們已點上燈燭擺上看饌有信定正面一席素臣南面自己側坐相陪打橫一席飛娘姊弟兩人正面側陪飛娘要與有信換坐素臣躊躇不安飛娘道文爺是奴黑夜背在身上過來還遵甚嫌疑麼奴只圖近些好聽文爺妙論於是兩人換坐坐下飲酒中間以袖說起素臣撮合飛娘與紅鬚客聯姻一事有信大喜道俺們弟兄正制不下五忠若結連了島中英雄義妹又肯入於世事同聽文爺驅使則不特五忠不足慮即景王亦不足慮矣何快如之素臣道又全那廝以食精御女為事脣顎有基本事怎也列於五忠之數有信道文爺休忒小覲了他那廝能使兩柄鐵斧如潰風一般槍劍都入不進去他家私巨萬號召得人動各處海口有他黨羽他家將內也有十數名狼漢五忠內又全專食陽精都喊做齊心郝二王專食陰名景王亦靠斬直作勢却外合內離各有心腹各佈爪牙總想事成之後併掉一人自天津至此都奉景王遣東有指揮權禹天津有總兵武國憲係斬直心腹江南浙江都奉斬直却沒聽見有景王的心腹洋面上也是如此登萊以上都奉景王登萊以下都奉斬直餘各首近北者都奉景王近南者有奉斬直却都糾連一局直到將來威震後縫各顯神通哩素臣道只青登萊三府除了五忠三判外可還有出名之人不入景王斬直之黨的麼以袖還有一個飛賊金鈴焯號燕飛米專以偷富濟貧為事升高入險來去無踪連紅鬚客及舍妹八怕還趕不上他却沒甚武藝也是不肯入忠并不肯入判與家姊一樣性情不娶妻室自行其意他雖真是長都城縣人却無一定住址上自真保下至海道隨處遊行富人恨之切骨貧人感之刻骨咱們也但聞其名不識其面除此以外便更無有名之人了素臣方和飯店黏貼紅條之故飛娘問素臣現住何處何時出門素臣把舍家潛寄豐城於去歲八月出門要遍遊天下及自浙至閩復由江南至登萊之時約畧述了一遍三人喜動眉宇昨古贊嘆有信道聞中之事費衰兩兄書中述過還說賽兄傳文爺教訓以後每日讀講兵書現至彼署中一同學習素臣道武藝雖精祇成戰將必有機謀纔可成名將弟所以力勸賽兄讀書思恩姊及兩姊自必精於韜畧與白兄相較孰為最優飛娘道白兄勇過於謀方兄謀過於勇遇姊弟雖也常聽通人議論未能領略仍是一勇之夫素臣大喜道如此說來四位俱非徒勇可知弟愈為國家慶得人矣四人直講至四更方散次日黎明玉鶴已赶回家踢足素臣床前靜候錦囊起來看見方始喚醒素臣素臣慌忙起來玉鶴謝罪過即使下拜素臣抵死推住盥洗過了方纔同拜畢起來素臣執手細看但見

面似重棗鼻如蠻壺兩眼流光梢飛入髮雙肩發米毫起侵冠肉堆堆金瓜樣高額外掛垂華大耳血滴滴銅盆般闊嘴橫鋪簇簇長鬚身材七尺有餘堂相貌年紀三旬以外亦赤精神鐵骨銅筋彷彿武穆精忠雅容儒服依稀漢壽關公

素臣喜得一員虎將分外殷勤玉麟喝慕素臣今見天人儀骨十分願見兩人不待寒溫已如龍之得雲風之從虎膠投漆合魚得水歡信以袖趨至俱道准擬大哥飯後纔至何速如此玉麟道俺一聞信只恨沒有翅膀來得遲了即把素臣請到東一宅去也進一所書房却宏廠精麗更比西邊不同各人坐下侍茶者那屏門上一副對聯是無學問必非豪傑有肝胆方是聖賢內傍落着款是書最玉老長兄浮梁戴珊十个小字素臣驚聞道是否廷珍競筆玉麟道廷珍先生現在東莊被渴慕文爺也是連夜而來却坐的驢車走慢此故尚未到素臣喜道弟久慕其名不意於此處相見弟正要請教各位廳上所貼的對聯有劉夏文臣四字不知所謂畢竟指着何人玉麟笑道遠在千里近在目前劉夏即華容劉時雍與戴君同住東莊頃刻便到文臣即暗指文爺也素臣大喜道弟何足言東劉時雍則實係當今名士真創論可知何意一日之內得把臂兩賢半既是將到當往迎之玉麟道且請用過茶點晚輩當引道素臣道白兄冠服自是縉紳高族稱謂問向居何職玉麟道晚輩會以捐輸常平議叙選擇廣西賓州遷江縣縣丞因與本縣知縣不投合病回家絕意仕進這微末前程也算得縉紳麼人家擺上茶點素臣不肯用說是賢人特至敢不倒屣出迎遂同衆人超出大門遠遠見一輛官軍車夫駕着長鞭如飛而來玉麟遙指車中即戴劉兩先生也素臣超出村外拱立而候車上兩人亦跳下車直趨而來三人相見都是平日聞名相思之人執手互視又俱似曾經遇見一般驚喜慰各種心懷一時都到素臣更是噴噴歎異有所感讓入大廳各致思慕之再拜讓坐劉戴以素臣大名且係新客素臣以戴劉齒長各不肯潛飛娘出來看見笑道戴劉兩先生是大謗謠的人有只許多禮數罷了怎文爺天生豪傑也是只般扭捏起來素臣道二兄齒長於弟天下之達道三齒一理宜厚齒並非扭捏戴劉俱道達尊爵一齒一德一文老先生貞聲震朝野忠心貫金石德固大矣而欽承辟召詔金門貢舉之徵君亦非某等偉列甲科者可比孟子云安得有其以慢其一平况某等久稱東壯又有半生之誼斷無僭裡亦非扭捏也飛娘道咱們只裏是不論爵位的白大哥也做過縣丞掌過縣印合你們的貢舉秀才都一概不算兩先生齒長文爺德大咱們的心裏齒却敵不過德來文爺又是新客自然該首座了玉麟道大娘最有決斷咱們向來聽他俱有主張今日此論深合眾心文爺不必過謙了有信以袖俱未勸解半坐素臣道恩姊若不論及德還可通融若以德推弟則斷不敢僭的了各位亦知兩先生之才德勝素臣十倍邪飛娘道兩先生有德無德德大德小藏在心裏沒處方較咱們只據現在文爺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驚天動地的敢道兩先生沒有才德且待將來做出再僭文爺便了不說別的只怕本性好殺禽獸不肯嫁人兩先生也曾經過沒被他說動文爺只一席話就怕咱悔得要死可見文爺之才德似兩先生快此請坐不要再讓把咱們都害死了素臣笑道那不過口利便怎說是德但恩姊着惱眾位心煩只到以初到為嗣暫且佔坐了家人們重復獻上茶點上下兩席列坐而食戴劉二人問素臣用何說勸轉飛娘素臣約述一遍戴劉二人道別的道理晚輩尚能見及只理不充足故詞不圓切不能動熊姊之聽至於血驗氣實未見到此真千古名言人身精義非老先生不能知亦非老先生不能言也素臣真立起身說道兩位先生長於弟及作此等稱謂弟雖未坐亦不敢居坐恩姊既有決斷求出一言以定之并我們五人的稱謂亦是今日定之飛娘道奴家愚見三位俱是讀書的人一樣聖門弟子分不得彼此總該以兄稱人